

经方 实验录

曹颖甫 著
姜佐景 编按
张晖 点校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方 經 實 驗 集

曹穎甫

姜佐景 编按

张 晖 点校

 人民軍醫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方实验录 / 曹颖甫著;张 晖点校.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91-4045-1

I. ①经… II. ①曹… ②张… III. ①医案 - 汇编 - 中国 - 民国 IV.
①R24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 181668 号

策划编辑:金光印 吴 珣 文字编辑:蒲晓锋 责任审读:黄栩兵

出版人:石 虹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 100036 信箱 188 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90;(010)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51927300-8778,8779

网址:www.pmmp.com.cn

印刷:北京京海印刷厂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10mm × 1010mm 1/16

印张:10.75 字数:175千字

版、印次: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近代著名中医经方家曹颖甫与其弟子姜佐景临证的 100 例病案,详细阐述了师生二人数十年运用经方治病的经验。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中卷以证论治,下卷以病论治。本书每则病案均依经方为经、实验为纬、理论为纹,经方主要讨论配伍与医疗作用,实验详细介绍治疗过程及其相关的病案,理论则结合经典来补充、完善临证时的治疗原则。特别是本书病案记载详尽真切,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本书内容丰富,论理精辟,语言活泼,适合于中医执业医师、经方研究者阅读参考。

点校说明

在中医学界,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学派,莫过于以张仲景学说及用方为核心的“经方派”。而经方派中,《经方实验录》堪称“不可不读”的极具代表性的经方医案集。

该书是近代经方家曹颖甫(1866年——1937年)的代表作之一。曹颖甫先生,名家达,字颖甫,别号拙巢老人。曹颖甫善用经方,毕生悉用仲景方治病,可以说是近代一个纯粹的经方临床家,“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其弟子姜佐景整理其医案的百篇,并佐以说解,名曰《经方实验录》。曹颖甫先生新自对《经方实验录》进行审读定稿,并加以按语。此书是曹颖甫先生所著经方三书《伤寒发微》、《金匱发微》、《经方实验录》中唯一的医学案版。

现代著名医学教育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任应秋教授如此评价曹颖甫先生“他对《伤寒论》、《金匱要略》学习心得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很值得我们借鉴。凡是从他学习的,多能经方大剂起沉疴,愈废疾,一时盛称之为善用经方的曹派,章次公、秦伯末等皆为其中佼佼者。”

本书的点校,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姜佐景医庐铅印本为底本进行校勘、点校。

本书被历版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列为“重点阅读书目”,对于中医临床者、中医在校学生具有很强的理论启发性、临床指导性。

点校者 张晖

2010年5月21日

曹颖甫先生小传

姜佐景

先生，江阴人，名家达，字颖甫，别号拙巢老人。擅文学，工诗词，各种著作颇多。其已出版者，有《汉乐府评注》《诸子精华录》《梅花诗集》各若干卷。然先生笃好医学，著有《伤寒发微》《金匱发微》两书，尤为平生精心绝诣之作，足以长留天地间，而千古不朽者也。

方先生十二龄时，读张隐庵注《伤寒论》，觉其文字奥衍，悠然神往。越年，研习“阳明”一篇。适邻有老妪，卧病缠绵，更医者屡，久不得效。先生试诊之，脉实，大便多日未行，腹胀而拒按。曰：此大承气汤证也。斗胆投之，功如桴鼓。乃叹曰：仲圣之方，若是其神哉！

越二年，先生之尊人病下利，势几殆矣。延老医赵云泉先生，投四逆理中辈起之。

后十一年，先生赴南京应秋试，病寒热濒于危。幸遇姻丈陈葆厚先生，用白虎加桂枝汤获庆更生。

自是先生于仲景书识解益深，信仰益坚，而寝馈不释卷矣。嗣丁甘仁先生创中医专门学校于沪上，又广设施诊给药之善堂于城内外，乃聘先生主教务，兼主同仁辅元堂医务。一时四方学子负笈来归者，济济如也。而贫病者皆庆幸歌颂。岁月不居，时先生年近六十矣。课余诊暇，二老乃互研医学之奥旨，阐扬历圣之功绩，而技以益精。

其时从先生游者，多能以经方大剂起沉痾，愈废疾，时人有曹派之目，章氏次公则其尤著者也。自丁翁作古，先生眷念故人，郁郁寡欢，乃专志闭户著书，讲经授徒。或以诗请益，或以医求教，先后出先生门下者，毋虑数百人，今皆为超群拔俗之士。

夫愚壶海上，岂易事哉？以海上之人好浮夸而无定识，畏瞑眩而喜淡药。见有医者焉，居高堂华屋，御轻裘汽车，声价之高，非质不允命驾；执业之繁，虽昏不临病家。众曰：此名医也，群聚而归之，不遑计其诊费之昂焉。及名医至，则曰：我虚，不胜攻，请用补。名医不获已，疏淡药以与之，众誉为稳妥，而病之迁移转变不知也。若先生则俭朴自安，恬淡自守，急人之急，忧人之忧。有来乞诊者，不为风雪阻。及

临诊，则曰：此易耳。一剂而愈之。而其人以为病本轻，初可勿药矣，于是先生之道不盛行。不第是也，海上之人好尤人。及病之不起，乃延谳律法者讼医于官。官转询于医会。医会曰：此药不能伤生，伤其生者病也，于是医无罪。呜呼！医乃仁人之术，原具割股之心。设天不延其人之寿，医复有何力以胜天耶？与其求胜天以受谤，毋宁但顺天以保身。卒也时尚所趋，淡药风行。伊谁之过，吾不暇细辨，吾但知先生则不肯随俗俯仰也。

盖先生之临险证也，明知其难治，犹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曰：毋有方而不用，宁不效而受谤。又曰：必求其生而不可得，则死者与我皆无遗憾也。卒也赖以生者多，而出怨谤者鲜。然而先生之道不盛行也如故，抑亦奇矣！倘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者耶？昔柯氏韵伯在世之日，绝无籍籍大名。后人读《来苏集》一书，方知其为仲圣功臣。近贤章氏太炎在日，且欲搜集其遗著，以传来兹。然则当日之卑论侪俗者，何损柯氏毫末哉？故吾于先生亦云。

今岁丙子，适值先生七秩诞辰。诸弟子假广益中医院，为先生称觞。王氏一亭致贺联云：“广恻隐心仁者寿，有布施德福无疆。”信乎哉！先生哲嗣湘人，能传衣钵，女公子昭华、若华，均深精医理云。

曹颖甫序

予自髫年即喜读张隐庵《伤寒论注》，先君子见而慰之，以为读书之暇倘得略通医理，是以济世之一术也。

年十六，会先君子病洞泄寒中，医者用芩连十余剂，病益不支，汗凝若膏，肤冷若石，魂恍恍而欲飞，体摇摇而若坠，一夕数惊，去死者盖无几矣。最后，赵云泉先生来，投以大剂附子理中加吴萸、丁香之属。甫进一剂，汗敛体温，泄止神定。累进之，病乃告痊。云泉之言曰：“今年太岁在辰，为湿土司天，又当长夏之令，累日阴雨，天人交困，证多寒湿。时医不读《伤寒·太阴篇》，何足与论活人方治哉？”予自闻此语，然后知仲景方治果足脱人于险也。

厥后，予治举子业，辍而弗理。光绪中，赴试金陵，途中卧病。偕行者略知医方，日以藿香、佩兰进之，汗出而热不除。抵金陵，病益殆。适先表伯陈葆厚先生来同寓，诊予脉，曰：“病当速愈，但累经发汗，津液已耗。”因向药肆中购荷叶露三大瓶及袁家梨十余枚，曰：“渴即饮之，饥即啖之。”予从其言，半日而尽。抵暮，携药及煎粥之器及米炭来。予睡方醒，闻药香，葆伯令侍者进一瓿，自觉满身沾渍，中夜衣被俱湿。葆伯为予易衣被，问其方，则曰：“桂枝白虎汤也。”予至是全体舒畅，呼粥尽二碗，安眠达旦，非复病夫之故态矣。予至是益信经方。

然以家君子期望予掇取科名，未暇尽瘁研究。自甲辰礼闈后，诏罢科举，家君子亦于是年弃养。然后浏览《伤寒》《金匱》全文，予年已三十有八矣。嗣是以来，慨然兴救世之志，然其端实起于家庭：

用大剂附子理中，则自先母邢太安人病洞泄始；用皂荚丸，则自母氏病但坐不眠，时吐浊痰始；用十枣汤，则自母氏病痰饮始；用甘草粉蜜汤，则自家婢病蛔厥始；用大黄牡丹汤，则自若华母潘氏病肠痛始。莫不随时取效，其应如响。

然则仲景之书，岂金元四家所能窥见万一哉！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予年过五十始来上海，其间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顾性疏懒，耽吟咏，于活人方治，境过情迁，略不措意，故存稿绝少，即偶面录存，复为从游者携去。甲戌年，姜生佐景来，掇拾方案，佐以解说，名之曰《经方实验录》。数载之中，裒然成集，行将刊布问世，丐序于予。予笑谓姜生曰：此书一出，其于予《伤寒金匱发微》有光矣！爰本平素趋重经方颠末，拉杂书之。

丙子立秋后二日江阴曹家达序于上海寓斋

姜佐景序^①

本书以吾师曹颖甫先生之医案医话为主，此乃吾师四十年治医之结晶。附以编按者之医案笔记为辅，虽细流莫益大海，而吾师弟之学一脉相承，两可贯通，倘免续貂之讥乎。

本书将医案医话混合编制，在体裁上别树一格，但两者均以不离经方之实验为主。

本书以经方为经，以实验为纬，以理论为花纹。经方求其纯，实验求其真，而理论求其新。

吾师弟二人对于医学理论之见解，间有不同之处，例如吾师主不弃营卫，而编按者则主不恋营卫是也。好在经纬不改，纵花纹稍异，不妨任之。

本书中每案之成，必请吾师批阅一过，师直书批语于其后，凡起首见“曹颖甫曰”四字者即是。

案后间见“拙巢注”[点校者按：为方便读者阅读，改为曹颖甫(拙巢)注]三字者，乃当日临床时吾师之自注也。

本书首揭“融温热于伤寒”之旗帜，冀自此了却伤寒、温热之纷争，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本书每案按语内容，窃不喜重复。或述服后之瞑眩，或叙证情之传变，或释解经文奥旨，或检讨煎服古法，或发为疑问以辟钻研之途，或略道笑语用舒沉闷之思。错综陆离，似无定局，还盼读者触类旁伸，别求会意，慎毋拘泥于此可也。

仲圣原书，间言服药瞑眩之象，如“覆取微似汗”“服汤已渴者”“得快利”“新血下如豚肝”“有脓当下”“大便当如漆”“当大便出宿食恶物”“黄从小便去”之类，均是惟文简而约，后人每不经意。本书于此种反应现象，记载独详，使医者知所预防，病家免却惊疑。

本书关于病情之记载，力求详尽真切，使读者恍如身临其境，逢险证死证之终于不治者，亦悉从实写出，一洗前人著书恒喜粉饰之陋习。

本书对于“证”字极为着重。惟当知仲圣之所谓“证”，并非如一般中医误解之

^① 在传统版本《经方实验录》中，本文为“凡例”，由本书编按者曹颖甫先生的高徒姜佐景所撰。当今读者阅读本文已超出凡例范畴，更题为《姜佐景序》。

所谓“证”，更非西医所谓对症疗法之“症”。

本书对于“方”同样重视，每一主方之前身后影，旁形侧观，必详尽描写，俾学者知方与方间之连锁关系，于是进则能攻，退则能守。

本书对于药量之重轻，不遗纤微，使医者临诊有所依据；不似前贤之医案，每有方而无量，或竟有法而无方，徒令后人多揣测之苦。

本书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义，述其所知，表其所不知，故鲜模棱两可之语，更无颠预自欺之句。

本书为求趋重通俗，使一般病家可以阅读参考起见，故对于中医学中之玄说类多避免，非谓其尽属不经之谈也。

本书之讲解，由浅入深，由简而繁，俾学者易于领会；时或用归纳法，时或用演绎法，俾学者易于推寻。故本书之论述，乃有系统中无系统，无系统中有系统。

前贤著书传后，启迪来者，厥功无穷，吾人绝对敬仰。惟为讨论学术、研求真理起见，乃不能不略辨其是非，彰其功过，所敢自信者，此中毫无对人之私见也。

编按者对于西医及中医之时方派，敬抱他山攻错之旨，决不效兄弟阋墙之争。故本书逢关于西医及时方派之记载，绝对根据事实，毫无歧视之意。

日本皇汉医家研究仲圣之学，成绩卓尔，堪作借镜，而说解之未尽善处，间亦有之。本书所载一切病理、药理，悉重自力探讨，不敢掠美以为荣也。

编按者姜佐景谨志

章成之序

成之从曹师游也，于今十七年矣。师以经方治病，几于数见不鲜。成之心好之，故每遇重证，往往以师为法，即当时有曹派医生之目，予亦弗之辩也。盖观师方治，往往如己所欲出，故于师之验案，亦若不甚珍惜，窃谓取法其意足矣，安用此琐琐者为若必汇而录之，仲景原书固自在也。

姜君佐景自近三年中，始游师门下，乃辑师验案及己所效用之经方，解说而详述之，名曰《经方实验录》，其意适与成之相反，此何说欤？

成之所以不录验案而但师其意者，为一身之学术计也；今姜君广搜验案，使天下人知经方之有实用者，为全国之学术计也。然则独善其身何如兼善天下之为广博哉。然，后叹予向日之所见为拘墟，不免对姜君而益滋惭恧也。

丙子重九日同学章成之序

目 录

经方实验录·上卷

第一案:桂枝汤证其一	1
第二案:桂枝汤证其二	2
第三案:桂枝汤证其三	3
第四案:桂枝汤证其四	4
第五案:桂枝汤证其五	8
第六案:桂枝汤证其六	8
第七案:麻黄汤证其一	11
第八案:麻黄汤证其二	12
第九案:麻黄汤证其三	12
第一〇案:麻黄汤证其四	14
第一一案:麻黄汤证其五	14
第一二案:葛根汤证其一	17
第一三案:葛根汤证其二	20
第一四案:葛根汤证其三	21
第一五案:葛根汤证其四	24
第一六案:葛根汤证其五	25
第一七案:白虎汤证其一	27
第一八案:白虎汤证其二	28
第一九案:白虎汤证其三	29
第二〇案:白虎汤证其四	30
第二一案: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其一	31

2 经方实验录

第二二案：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其二	31
第二三案：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其三	32
第二四案：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其四	34
第二五案：葛根黄连黄芩汤证其一	36
第二六案：葛根黄连黄芩汤证其二	37
第二七案：葛根黄连黄芩汤证其三	39
第二八案：葛根黄连黄芩汤证其四	41
第二九案：大承气汤证其一	42
第三〇案：大承气汤证其二	44
第三一案：大承气汤证其三	44
第三二案：大承气汤证其四	46
第三三案：大承气汤证其五	48
第三四案：小承气汤证	49
第三五案：调胃承气汤证	49

经方实验录·中卷

第三六案：桂枝二麻黄一汤证其一	57
第三七案：桂枝二麻黄一汤证其二	58
第三八案：桂枝麻黄各半汤证其一	60
第三九案：桂枝麻黄各半汤证其二	60
第四〇案：桂枝加大黄汤证	61
第四一案：白虎加桂枝汤证	61
第四二案：麻黄附子甘草汤证	63
第四三案：小青龙汤证其一	66
第四四案：小青龙汤证其二	67
第四五案：射干麻黄汤证其一	69
第四六案：射干麻黄汤证其二	70
第四七案：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证	71

第四八案：皂荚丸证其一	72
第四九案：皂荚丸证其二	72
第五〇案：皂荚丸证其三	73
第五一案：皂荚丸证其四	73
第五二案：泽泻汤证	75
第五三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证其一	75
第五四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证其二	76
第五五案：炙甘草汤证其一	77
第五六案：炙甘草汤证其二	78
第五七案：炙甘草汤证其三	78
第五八案：小建中汤证其一	80
第五九案：小建中汤证其二	81
第六〇案：当归建中汤证	81
第六一案：黄芪建中汤证	82
第六二案：芍药甘草汤证其一	85
第六三案：芍药甘草汤证其二	85
第六四案：大陷胸汤证其一	87
第六五案：大陷胸汤证其二	92
第六六案：桃核承气汤证其一	94
第六七案：桃核承气汤证其二	95
第六八案：桃核承气汤证其三	96
第六九案：抵当汤证其一	98
第七〇案：抵当汤证其二	99
第七一案：抵当汤证其三	100
第七二案：抵当丸证	101
第七三案：白头翁汤证	101
第七四案：猪胆汁导证	102
第七五案：麻子仁丸证	103

经方实验录·下卷

第七六案:神志恍惚	105
第七七案:肠痈其一	106
第七八案:肠痈其二	109
第七九案:肠痈其三	110
第八〇案:肺痈其一	115
第八一案:肺痈其二	119
第八二案:悬饮其一	125
第八三案:悬饮其二	128
第八四案:奔豚其一	130
第八五案:奔豚其二	130
第八六案:历节其一	136
第八七案:历节其二	137
第八八案:发背脑疽	138
第八九案:汗后致虚	139
第九〇案:太阳转阳明其一	140
第九一案:太阳转阳明其二	141
第九二案:太阳转阳明其三	141
第九三案:太阳转阳明其四	141
第九四案:暑天阳明病	142
第九五案:产后阳明病	143
第九六案:阳明大实	144
第九七案:阳明战汗	146
第九八案:阳明呕多	148
第九九案:阳明津竭	149
第一〇〇案:阳明鼻衄	152
跋	155

经方实验录·上卷

江阴曹颖甫先生医案
门人瑞安姜佐景编按

第一案：桂枝汤证其一（曹颖甫师医案）

曹颖甫师医案 汤左，二月十八日，发热，有汗，恶风，头痛，鼻塞，脉浮而缓。太阳，中风，桂枝汤主之。

川桂枝三钱 生白芍三钱 生甘草钱半 生姜三片 红枣六枚

姜佐景按 明窗净几，焚香盥手，恭展《伤寒论》，凝神细读，恍然见标题曰“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数大字。窃谓在此寥寥数字中，仲圣垂教之精义，仿佛尽之矣。何谓脉，人谁而知之；何谓证，人谁而勿知之。何者，证其所谓证，非仲圣之所谓证也。人以发热为一证，有汗为一证，恶风为一证，头痛为一证，等而推之。仲圣则统发热、有汗、恶风、头痛等等，合称曰证。是犹合桂、芍、姜、甘、枣五味为一方，而不可称独桂也、独芍也，皆方也。是为证之真义。何谓治，与病人以方，去其邪，助其正，一剂知，二剂已，不待其传，必免其危之谓也。故仲圣之学，可以简称曰“脉证治法”。仲圣在千百年前之昔日，以此法治病，“既至京师，为名医，于当时称上手”。吾人在千百年后之今日，以此法治病，亦“用之多验”，与昔几无以异。推而广之，后人在千百年后之他日，以此法治病，亦必效如桴鼓，与今日无殊。夫医，求其效而已矣，孰能效者，是即为新。故窃谓仲圣之书历万古而常新者，义在此也。若眩于机械之新奇繁缛，震于解剖之精微细致，惑于提炼之纤巧玲珑，而治效却渺如者，犹曰此新医药也，窃有疑焉！

大论曰：“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曰中风。”又曰：“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观此二条，知桂枝汤证又名曰中风。所谓“名曰”者，知前人本有此名，仲圣不过沿而用之。惟严格言之，“桂枝汤证”四字其义较广；“中风”二字其义较狭。易言之，中风特桂枝汤证之一耳。又此中风非杂病中之中风，即非西医所谓脑溢血、脑充血之中风。中医病证名称每多重重复，有待整理，此其

一斑耳。至考此所以异证同名之理，盖为其均属风也。中之者浅，则仅在肌肉，此为伤寒论之中风；中之者深，则内及经络，甚至内及五脏，此为杂病之中风，所谓“风为百病之长”也。

仲圣方之药量，以斤两计，骤观之，似甚重，实则古今权衡不同，未许齐观。历来学者考证达数十家，比例各异，莫知适从。且古今煎法服法悬殊，古者若桂枝汤但取初煎之汁，分之为三，日一服、二服、三服。今则取初煎为一服，次煎为二服，是其间不无径庭。姑摒此种种勿论，简言之，吾师之用量，大抵为原方之什一。例如桂枝、芍药原作三两者，师常用三钱是也。佐景视证之较轻者，病之可疑者，更减半用之，例如桂、芍各用钱半是也。以此为准，利多弊少。

曹颖甫曰 桂枝汤一方，予用之而取效者屡矣。尝于高长顺先生家，治其子女，一方治三人，皆愈。大约夏令汗液大泄，毛孔大开，开窗而卧，外风中其毛孔，即病中风，于是有发热、自汗之证。故近日桂枝汤方独于夏令为宜也。

姜佐景又按 近世章太炎以汉五铢钱考证，每两约当今三钱，则原方三两，一剂当得九钱，再以分温三服折之，每服亦仅得三钱耳。由是观之，原方三两，今用三钱，于古法正无不合也。

第二案：桂枝汤证其二（曹颖甫师讲授，姜佐景笔记）

曹颖甫师曰 余尝于某年夏，治一同乡杨兆彭病。先其人畏热，启窗而卧，周身热汗淋漓，风来适体，乃即睡去。夜半觉冷，覆被再睡，其冷不减，反加甚。次日诊之，病者头有汗，手足心有汗，背汗不多，周身汗亦不多。

当予桂枝汤原方。

桂枝三钱 芍药三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三片 大枣三枚

又次日，未请复诊。后以他病来乞治，曰：“前次服药后，汗出不少，病遂告瘥。药力何其峻也？”然安知此方乃吾之轻剂乎？

姜佐景按 仲圣之“脉证治法”似置病因、病原、病理等于不问，非不问也，第不详言耳。惟以其脉证治法之完备，吾人但循其道以治病，即已绰有余裕。故常有病已愈，而吾人尚莫明其所以愈者，或竟有尚不知其病之何名者。此非荒唐欺人之语，凡属仲圣信徒，皆当默许也。然则仲圣何以不详言病因、病原、病理乎？曰：殆仲圣以为果言之，将不贻后人之望，反令《伤寒论》不能成万世之新书乎？然乎？否乎，我不敢必，惟窃以今日之中医，亦当就病因、病原、病理种种方面，略事研究，以补不足，则中医药之进步方无艾乎。